

铮铮铁骨铸丰碑

西藏烈士陵园里的清明瞻思

激烈的交火中不幸中弹,英勇牺牲。

“为保一方平安,我的兄弟与犯罪分子血战到底,倒在了血泊中再也没能起来。”罗布嘎咽地说。

在尼玛扎西的墓碑旁,还有88名为解放西藏牺牲的无名烈士长眠于此,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,甚至部分墓碑下埋葬的只是他们的衣物。

“每到清明节,不少群众都会自发来为烈士敬献花篮,并深深鞠躬以示缅怀。虽然他们的名字没人知道,但烈士一直活在我们心中。”昌都烈士陵园工作人员李彬说。

缺氧不缺精神,艰苦不怕吃苦,海拔高境界更高。从解放西藏到建设西藏,70多年来,无数仁人志士接续奔赴雪域高原,洒下一腔热血只为换来西藏各族群众的幸福和安稳,雪山江河见证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。

由于高寒缺氧,补给短缺,20世纪

50年代,解放西藏阿里地区的先遣连,最多时一天举办了11场葬礼。等到先遣连挺进阿里地区时,已经有63条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。

为打通祖国西南边陲的交通动脉,自1950年开始,10多万名筑路军民劈开悬崖峭壁,征服重重天险,历时4年多时间,奇迹般地修通川藏公路、青藏公路,也留下了三千志士英勇捐躯的壮歌。

“世界屋脊”的雪山阻隔了暖湿气流,却从未阻隔英雄儿女建设西藏的决心。在这极高极寒之地,一批批党员干部舍小家顾大家,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,战斗在高原,甚至长眠于高原。

孔繁森,领导干部的楷模,生前两次援藏,后又留藏工作,不幸牺牲。赵炬,安徽省第二批“组团式”援藏医生,进藏不久就把生命定格在了高原。阿

旺卓嘎,生前系西藏自治区审计厅的驻村干部,原本驻村是一年一轮换,可她在基层一干就是4年多,最后牺牲在驻村一线……

他们,用生命诠释着生命的意义——

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。从一穷二白到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,西藏取得“短短几十年,跨越上千年”的伟大成就背后,凝结了无数英烈的鲜血,也铸就了高于高原的精神高地。

“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忍耐、特别能团结、特别能奉献”的“老西藏精神”,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,顽强拼搏、甘当路石,军民一家、民族团结”的“两路”精神,一批批援藏干部书写的援藏精神,鼓舞激励着后来人不断踏上高原,建设更加美好的西藏。

铮铮铁骨铸丰碑,不朽精神励后人。

“很中国”:追思爱泼斯坦



▲这是黄浣碧家中怀念伊斯雷尔·爱泼斯坦的一角。

新华社记者张宇琪摄

犹豫,成功帮助三人买到船票,并亲自上船护送他们乔装离开。

事后,爱泼斯坦才知道三人中有一人正是邓颖超,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此事。

“直到1973年,斯诺先生骨灰安葬仪式上,邓颖超同志主动找艾培说话,这段往事才被人知晓。”黄浣碧说。

后来,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,爱泼斯坦真实地记录了卢沟桥事件的第一声枪响、南京武汉政治军事事态的发展、台儿庄战役鼓舞人心的胜利,1944年还去延安采访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。

爱泼斯坦一生为中国革命创下四个第一:1939年,爱泼斯坦为毛泽东发表的《论持久战》英文定稿并将其广泛传播到海外;1944年,经他改写,新华社在延安窑洞向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;同年,爱泼斯坦与人合作,第一次将《黄河大合唱》歌词译成英文;新中国成立后,在爱泼斯坦等人士推动下,美国刊物《远东之光》第一次刊登了有五星红旗的照片。

1951年,爱泼斯坦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创办中国第一本对外刊物《中国建设》(后更名为《今日中国》),黄浣碧后来也来到这家杂志社工作。1985年,均已丧偶多年的两人组成家庭。

在黄浣碧眼中,丈夫工作特别认真,经常到很晚。“夜深了,我会常常陪着艾培坐在书房里,静静听他在打字机上打字的声音。遇到一些他看不懂的中文文献,我会解释与听他。”

作为记者,直到2005年5月去世,爱泼斯坦一生笔耕不辍,著有《人民之战》《从鸦片战争到解放》《中国劳工状况》《西藏的转变》《宋庆龄——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》等优秀作品。

2019年,爱泼斯坦被授予“最美奋斗者”称号。“我陪艾培走过很多地方,在我看来,他骨子里早已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公民和中国共产党员。”黄浣碧说。

正如爱泼斯坦墓碑前的一座书形雕塑上镌刻的那样:“我爱中国、爱中国人民,中国就是我的家,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。”

游”黄帝陵,虚拟体验点烛、献花等祭祖仪程;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发布自己所处的位置和祝福话语,表达拳拳赤子情怀。

举办文化活动守护民族根脉,踏青出游探春的气息。

清明假期,北京市属公园推出30处赏花踏青地。在玉渊潭公园观赏娇俏可爱的早樱;在颐和园乐寿堂、玉澜堂,天坛公园高音等地感受玉兰花开的诗情画意;在北京植物园看粉嫩的辽梅山杏与洁白的白山花碧桃交相辉映……清明期间,北京市属公园严格执行“限量、预约、错峰”等防疫措施,游人提前网络预约购票、科学佩戴口罩、错峰游园,踏青防疫两不误。

不只是在北京,在陕西西安白鹿原影视城,身着汉服的游客赏花品茶、诵诗投壶,感受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;在甘肃敦煌鸣沙山下,千亩杏花竞相绽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。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举措的同时,市民游客踏青寻春、亲近自然,不负好春光。

(记者高蕾、范思翔、邱冰清、谢樱、蔡馨逸)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

发起“马兰儿童音乐节”;2015年,邓小岚亲自设计、自筹资金,把小学旁边的荒土坡打造成了一座三层的梦幻小城堡。

“孩子都向往童话,城里孩子有少年宫,有迪士尼乐园,有公主城堡,马兰的孩子也可以有。”

“山里孩子们最渴望的是什么?是大山外面的精彩世界。”18年来,山里娃的梦想化作邓小岚的坚持,她培养了200多名学生,很多上了高中,读了大学,有10余人上大学里学习艺术专业,或毕业后从事艺术教育。

一批批孩子们因为音乐改变命运,一个小村庄也因为文化浸润走向振兴。

2019年,有着700多户2000多人口的马兰村实现全村整体脱贫,音乐成了这个小村庄的一张名片。

村南口,邓小岚筹资新建的“音乐谷”,圆形的灰色舞台背靠青山、碧水环绕,远远望去犹如一轮明月挂在天空,邓小岚为它起名“月亮舞台”。

2021年10月,“月亮舞台”竣工,邓小岚站在舞台中央,笑着连声说:“太漂亮了!”马兰儿童音乐节办了四届,表演场地也换了四次,每次演出都没有一个像样的舞台。能在自然的环境里给孩子们自己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音乐会,是邓小岚多年的希望。

“‘月亮舞台’干净纯粹,符合邓老师和马兰孩子的气质。”说起和邓小岚讨论手稿的过程,设计师刘阳十分感慨:“邓老师期待村民们也可以上台表演。这座舞台与山水和谐统一,能吸引更多游客,带动村民增收。”

马兰村党支部书记孙志胜说:“邓老师把所有牵挂和关爱留给了马兰,她永远是我们最亲的亲人!”

她变成了一颗星,永远注视着马兰村的孩子们

马兰小学音乐教室的黑板上,邓小岚亲手书写的《奥林匹克颂》歌曲乐谱依稀可见。

今年1月3日,到北京参加冬奥会开幕式集训前,邓小岚为孩子们打气加油,“山里孩子的声音像天籁之声,最能向全世界展现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的真诚和友爱,我认为这种热爱和积极向上的品质正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……”

3月18日,邓小岚突发脑血栓的前一天,她还精神矍铄地为孩子们上了一堂音乐课。让山里的孩子都会唱《奥林匹克颂》,是她给孩子们制定的新学期目标。

“最后一次,她教我们唱的就是冬奥会上那首歌,非常好听。”11岁的席庆茹泣不成声。她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跟邓小岚学习音乐,跟着邓小岚学会了弹吉他、拉小提琴。

教室的另一头,新添置的几台脚踏琴和小提琴静静放在角落里,这些都是爱心人士从北京送来的。

“收到这些乐器时,邓老师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。”马兰小学音乐老师苏文霞说。

马兰花多生于荒地,山坡草地,花期长、根系发达。有人说,邓小岚就像这种花,她的根在这里,她把音乐的种子撒在这里,也把她的爱都留在了这里。

3月22日,邓小岚离世的消息传开了。那些因为冬奥会上的天籁之音关注马兰村的人们刚刚知晓:这群特殊的孩子身后,站着这样一位不同凡响的邓奶奶。

女儿刘明明以母亲的口吻回复社会各界的追思:“亲人们,朋友们,一直以来关心着我和马兰的人们,看到马兰的孩子们都在美好的音乐中长大了,乡亲们们的生活也好起来了,亲人们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,我的心愿都已经实现了,我也要我和我的爸爸妈妈团聚了……”

学生白振源说:“我觉得她变成了一颗星,永远注视着我们马兰的孩子。”

新华社石家庄4月5日电(记者李凤双、吴晶、高博)“胭脂河水长,从那天上来,要问去何方,宁静的村庄……”太行山深处,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

们流着泪唱起《马兰童谣》,用歌声为至亲至爱的邓奶奶送别。

3月19日下午,正在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筹备音乐节的邓小岚突发脑血栓,在当地紧急治疗后

被连夜送往北京,2天后医治无效,溘然离世,享年79岁。

清明节期间,阜平县组织“从此马兰路——邓小岚老师线上纪念活动”,利用歌曲、朗诵等多种形式,表达对邓小岚的感恩思念之情。

孩子们清澈质朴的声音,一如不久前,他们在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用希腊语唱起的《奥林匹克颂》。只是,那个时候,总是满脸挂着微笑的邓奶奶还在……

北京来的邓奶奶,成了山村学校的音乐教师

2022年2月,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,44个身穿虎头衣、脚踩虎头鞋的孩子走到国家体育场中央,演唱起希腊语版的《奥林匹克颂》。

这群孩子来自阜平县城南庄镇,最大的12岁,最小的只有5岁。4个月前,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认识简谱。

宛如天籁的歌声,唱出了全天下孩子“一起向未来”的梦想。观众席上的邓小岚,流下了激动的热泪。

“马兰的孩子走出大山、走向世界啦!”这一刻,邓小岚最想把这个消息分享给父亲。

位于太行山腹地的马兰村,是他们一家人的第二故乡。

抗日战争时期,邓小岚的父亲邓拓担任《晋察冀日报》社长兼总编辑、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,一边打游击一边办报纸。在一次日军的“大扫荡”中,马兰村的乡亲们为掩护报社,19人惨遭杀害,无一人泄密。

母亲丁一岚在一次突围后生下邓小岚,不得不把她寄养在马兰村附近一户村民家中,整整3年。

炮火下的童年,有动荡的不安,也有质朴的恩情。多年后,邓小岚不断寻访这片土地,马兰村需要什么,她就默默去做什么。

翻修学校、改建厕所、扶贫助学……2003年清明,邓小岚回马兰村为烈士扫墓,意外发现很少有孩子会唱歌。

孩子们羞怯的样子深深刺痛了她的心:“没有音乐的人生太苍白了,应该用音乐帮助孩子们实现梦想。”

于是,潺潺的胭脂河边,有了琴声;高高的铁贯山上,有了歌声;北京来的邓奶奶,成了山村小学的音乐教师。

那时,马兰小学只有4间漏风的教室。邓小岚掏出自己的退休金,又动员弟弟妹妹捐钱,改装了7间校舍。

后来,她从亲朋同事那里募集乐器,一人身兼数职,教钢琴、小提琴、手风琴……

18年风雨无阻,她用音乐改变了一座村庄

从北京坐火车一个半小时到河北定州,换乘途车3个小时到阜平县城,再换乘公共汽车,在山路上颠簸个把小时,就到达了马兰村村口简陋的小候车厅。

这是高速公路开通前,邓小岚往返马兰村的必经之路。

四季轮转,风雨无阻。从2004年开始,她一年要往返北京和马兰村20次,一趟约600公里,18年来就是20万公里,大约能绕地球5圈。

得益于中学和大学的乐器学习经历,邓小岚曾说自己的人生是“被音乐滋养的”。大学毕业后,她在工厂工作25年,又领着孩子们越来越多,邓小岚在马兰村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,把老伴儿一个人丢在北京的家里。

2006年,马兰小乐队宣告成立,邓小岚领着孩子们到北京、上海等地演出;2013年,70岁的邓小岚